

河防一覽目錄

卷之一

祖陵圖說

皇陵圖說

兩河全圖說

卷之二

河議辯惑

卷之三

河防險要

卷之四

修守事宜

卷之五

河源河決考

卷之六

泗州先春亭記

賈魯河記

河源記

于都憲題名記畧

鑿徐洪記

鑿呂梁洪記

奈太常全河說

止泃河疏

止膠河疏

卷之七

經畧兩河疏

部覆前疏

河工事宜疏

部覆前疏

勘估工程疏

部覆前疏

卷之八

恭報續議工程疏

查復舊規疏

部覆前疏

申明鮮貢船隻疏

部覆前疏

報塞黃浦疏

河工告成疏

黃河來流艱阻疏

申飭徐北要害疏

卷之九

覆議善後疏

覆議河工補益疏

高堰請勘疏

計議淮南未盡事宜疏

申飭鎮口閘禁疏

部覆前疏

卷之十

河工分派司道疏

部覆前疏

議留河工米銀疏

部覆前疏

申明修守事宜疏

部覆前疏

議守輔郡長隄疏

部覆前疏

恭誦綸音

部覆前疏

卷之十一

添設管河官員疏

申明河南修守疏

停寢訾家營工疏

部覆前疏

修復湖隄疏

就近銓補分司疏

就近銓補河官疏

查議通濟閘疏

部覆前疏

河工告成疏

贈卹司官疏

卷之十二

甄別司道疏

部覆前疏

申明鮮船疏

部覆前疏

申明職掌疏

部覆前疏

縣官輕忽河務疏

旱久泉微禱雨疏

添募夫役以裕河工疏

官旗挾帶私貨疏

部覆前疏

恭報三省直隄防告成疏

河上易惑浮言疏

畫地巡守疏

申明修守泗隄工完疏

議創石隄疏

會勘徐城鎮口疏

工部覆前疏

報消泗水疏

併勘河情疏

卷之十三

請遣大臣治河疏

科道會勘河工疏

科道進圖說

條陳善後事宜疏

條陳河工補益疏

條陳治安疏

中州河防要害疏

部覆前疏

卷之十四

查理沁衛二河疏

河工大舉疏

欽奉查理河漕疏

南直隸工程

酌議河道善後疏

祖陵當護疏

欽奉查理河漕疏

山東工程

清復湖地疏

目錄

河防一覽卷之五

河臣潘季馴著

南町分、五卷三、六卷

校訂

運使陳昌言編次

河源考

夏書禹貢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
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蔡傳曰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龍門經但
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畧也龍門一商



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
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
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
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泲水又詳記其北向
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
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于山其地皆
可考自大伾而下泲岸高于平地故決蓄流
移水陸變遷而泲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
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流

迹則猶可考也

西漢書西域志

西域中央有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下
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
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
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
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
爲中國河云

山海經

崑崙山縱橫萬里高萬一千里去嵩山五萬
里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
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河百里一
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源及中國大率常然東
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爲兩源一出
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
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廻入塞過
墩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出
郡地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

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
郡西而出龍門汾水從東於北入河東卽龍
門所在龍門未開河出孟門東大溢是謂洪
水禹鑿龍門始南流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
又東迴砥柱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
山見水中若柱然今陝州東河北陝縣三縣
界及洛陽孟津所在至鞏縣與洛水合成臯
與濟水合濟水出河北至王屋山而南截河
渡正對成臯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至

黎陽信都信都今冀州絳水所在絳水亦曰
潰水一曰漳水鉅鹿之北遂分爲九河鉅鹿
今邢州大陸所在大陸澤名九河一曰徒駭
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釜五湖蘇六簡七絜八
鉤盤九鬲津又合爲一河而入海齊桓公塞
九河以廣田居故館陶具邱廣川信都東光
河間以東城池九河舊跡猶存漢代河決金
隄南北多罹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
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已

其八枝河之故瀆自沙邱堰南分也出燕
尚書稱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今絳州龍門縣
界南至于華陰北至于砥柱東至于孟津在
洛北都道所奏古今以爲津東過洛汭至于
大伾洛汭今鞏縣之河洛合流之所也大伾
山今汜水縣卽故成臯也山再成曰伾北過
水至於大陸其絳水今冀州信都大陸澤名
今邢州鉅鹿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海
是也同合出九河又合爲一名爲逆河逆行

也言海口有潮汐潮以迎河水

元史河源記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
騫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
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
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閩磨黎山然
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
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誕總其實
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

道未盡通故其所往不無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旣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麓窮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濶

濶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
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
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
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于下按河源在
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泓洳渙散弗
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
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
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
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

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
水從地涌出入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
滙爲大澤曰火敦腦兒羣流奔轆近五七里
滙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
行一日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
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
水來南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
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
涉思本日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

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
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
與黃河合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幹
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
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斜木幹象
舟傅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
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
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
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

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墜
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日自渾水東北流
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懷里火禿河源
自南山西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
東北流一百餘里過哈地又正北流一
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
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西而東流過崑崙山下
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
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家卽濶濶

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
濶及濶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
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
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過濶提與亦西八
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
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
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益散漫獸
有髦牛野馬狼狽羴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
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

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曰哈刺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刺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卽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

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
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
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
州卽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
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
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
撈河合鵬撈河源自鵬撈山之西北水正西
流七百餘里過禮塞塔夫地與黃河合折而
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

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
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
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
羗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
州與野龐河合野龐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
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
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合
湟水源自祁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
疊河浩疊河源自刪丹州之南刪丹山下水

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河合

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羊撒

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

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

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卽東勝州

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

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

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言

德必赤里也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北流

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
東流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
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
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漁陽嶺之南
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
過保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
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
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
又南流三百餘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

陝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州
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
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
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
寧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
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
關與太華太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
東流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
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

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
南流至河中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歷代河決考

周定王五年河徙砠礫

晉景公十五年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伯尊遇輦者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哭之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

左傳曰伯宗

漢

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武帝建元三年河水溢于平原

水經一覽 卷五
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夏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

元帝永光五年冬十二月河決初武帝旣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是歲河決清澤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河決東郡金堤澤與也三十二縣居地十五萬頃壞官亭廬舍且四百

所

河平三年秋八月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
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作治六月
乃成

鴻嘉四年秋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
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

新莽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
恐河決爲元城塚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
水故遂不隄塞

唐

玄宗開元十年博州河決十四年魏州河溢十五年冀州河溢

昭宗乾寧三年夏四月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爲二河夾城而東爲害滋甚

後唐

同光二年秋七月唐發兵塞決河先是梁攻揚州劉決河水以限晉兵梁所決河連年爲曹叡患命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決

天福二年河決鄆州四年河決博州六年河決

滑州

開運三年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

漢

乾祐元年五月河決魚池三年六月河決鄭州

周

廣順二年十二月河決鄭州滑州周遣使修塞周主以決河爲憂王浚請自行視許之周塞

决河三月澶州言河决

天福十一年黃河自觀城縣界楚里村隄决東
北經臨黃觀城兩縣

宋

太祖乾德二年赤河决東平之竹村三年秋大雨
開封府河决陽武又孟州水漲瓌中潭橋梁
澶鄆亦言河决

四年八月滑州河决瓌靈河縣大隄

開寶四年十一月河决澶淵泛數州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温縣鄆州之滎澤澶州之頓邱

七年河大漲蹙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

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

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

淳化四年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

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人
淮泗水勢悍激浸迫州城

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橫隴埽

四年又壞王公埽並許詔發兵夫完治之

大中祥符三年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白浮
圖村河水決溢明年九月棣州河決聶家口
五年正月本州請徙城居民重遷命使完寨既

成又決于州東南李氏灣環城數十里民舍

多壞又請徙商河役興踰年雖扞護完築

免决溢而湍流益暴塿地益削河勢高民
殆踰丈矣民苦久役而終憂水患

六年乃詔徙州于陽信之八方寺

七年八月河决澶州大吳埽

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
山旁俄復潰于城南岸漫溢州城歷澶濮
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
州邑罹患者三十二

仁宗天聖六年六月河决澶州之王楚埽

明道二年徙大名之朝城縣于社婆村廢鄆州
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鎮以避水

景祐元年七月河決澶州橫隴埽

慶歷八年六月癸酉河決商胡埽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

二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四年正月乙亥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
六塔以披其勢

嘉祐元年夏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

河不能容是夕復決令三司鹽鈔判官沈
往行視

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提又決冀州
棗強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

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漂溺
館陶永濟清二以北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
月溢衛州王供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
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

十年五月滎澤河決急詔判都水監俞光往治

之是歲七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
埽懷州黃沁滑州韓村乙丑遂大決于澶州
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
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
北清河入于海

邱濬大學衍義補口此黃河入淮之始
本年八月又決鄭州滎澤

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
平五月甲戌新堤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

三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

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

五年六月河溢北京內黃埽七月決大吳埽堤
以紓靈平下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
溢入利津陽武溝

七年七月河溢元城埽決橫堤破

八年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
往東出小吳之決十月又決大名之小張口
元符三年四月河決蘇村

徽宗大觀元年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庚寅
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

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埽
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

元

世祖至元九年七月衛輝路新鄉縣廣盈倉南河
北岸決

二十三年河決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役

二十餘萬塞之

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縣諸處河決二十二所
漂蕩麥禾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
成宗大德元年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塞之明年
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
復河故道

二年秋七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
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決蒲口兒等處侵歸德
府數郡百姓被災

武宗至大二年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邱

仁宗延祐七年七月汴城路言滎澤縣六月十一日河決塔海莊東隄橫隄兩重又決數處二十三日夜開封縣蘇村及七里寺復決二處泰定帝泰定二年五月河溢汴梁三年河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文宗至順元年六月曹州濟陰縣河防官言初五日魏家道口黃河舊堤將決不可修築募民修護水月隄復於近北築月堤未竟至二十

一日水忽泛溢新舊三堤一時咸決明日外
堤復壞有蛇時出沒於中所下椿土一埽無
遺

順帝至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平

地水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

隄並河郡邑濟寧軍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

豐沛定陶楚邱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

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北侵安山

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

鹽場

五年河決濟陰漂官民廬舍殆盡

六年河決

二十六年春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疏口
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
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國朝

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大將官

徐達開塌場口入于泗以通運時戴村

汶由坎河注海運阻故引河入塌場以濟之
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
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
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

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尚書宋
禮役丁夫一十六萬五千濬會通河乃開新
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
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成績侍郎金純從卞
城金龍口下達塌場口築隄導河經二洪南

入淮漕事定爲罷海運至今賴之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衝張秋尚書石璞侍郎
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相繼督夫十餘萬塞
之弗績

天順六年河溢決開封府北門滄毀官民軍舍
宏治二年河決原武支流爲三一決封邱金龍
口漫祥符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

尉氏一泛濫儀封考城歸德入于宿以布政
使徐恪言命侍郎白昂役丁夫二十五萬

之

五年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侍郎陳政督夫九萬治之弗績六年乃命都御史劉大夏平江伯陳銳役丁夫十二萬有奇一濬孫家渡口開新河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川東入于淮一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入淮一由亳州渦河入淮分土命工始塞張秋二年告成自是河南歲計河夫矣

正德四年九月河決曹縣楊家口奔流曹單二縣達古蹟王子河直抵豐沛舟楫通行遂成

大河

五年二月起工修治至五月中雨漲埽臺衝蕩不克完合

八年七月河決曹縣以西娘娘廟口孫家口二處從曹縣城北東行而曹單居民被害益甚是年驟雨漲娘娘廟口以北五里焦家口衝

決曹單以北城武以南居民田廬盡被漂沒

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
舉莊衝鷄鳴臺

七年河決淤廟道口三十餘里河道都御史盛
應期奏開趙皮寨白河一帶分殺水勢

八年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谷亭舟行開面
九年河決塌塲口衝谷亭水經三年不去

十三年又淤廟道口都御史劉天和役夫一十
四萬濬之

是年河決趙皮寨入淮本年忽自河南夏呂

縣大邱回村等集衝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
縣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尋亦塞
十九年河決野鷄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洪
大澗兵部侍郎王以旂開李景高支河一道
引水出徐濟洪役丁夫七萬有奇八月而成

尋淤

二十六年決曹縣衝谷亭運河不淤

三十二年決房村約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役
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濬之

三十七年新集淤七月忽向東北衝成大河而
新集河由曹縣循夏邑丁家道司家道出蕭
縣薊門由小浮橋入洪七月淤凡二百五十

餘里趨東北段家口析爲六股曰大溜溝小
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出運河至
徐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又
析五小股爲龍溝母河梁樓溝楊氏溝胡店
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河分爲十一流遂淤
然分多則勢弱勢弱則併淤之機也

四十四年七月河果大淤全河南遶沛縣戚山
入秦溝北遶豐縣華山漫入秦溝接大小溜
溝泛濫入運河至胡陵城口漫散湖坡從沙
河至二洪八月工部尚書朱衡乃請開都御
史盛應期原議新河自南陽至留城僉都御
史臣潘季馴請接濬留城舊河併力挑濬八
閏月而成

隆慶四年七月黃河決睢寧縣曲頭集王家口
馬家淺等處運道沙墊一百餘里俱爲平

洪重儲船九百餘隻臣季馴築塞諸決河
仍歸正道儲船盡出

隆慶年間高家堰大潰淮水東趨決黃浦入淺
而興鹽高寶諸邑滙爲巨浸淮城水困民不
聊生黃河亦決崔鎮等處而桃清河塞運道
梗阻者數年萬曆六年臣季馴拜

命總督河漕築高家堰六十餘里歸仁集堤四十餘
里柳浦灣隄東三十餘里西四十餘里塞崔
鎮等決一百三十餘處徐睢邳宿桃清兩岸

築遙隄共長五萬六千四百三十餘丈馬厰
坡隄七百四十餘丈使兩河不得外決築碭
山大壩豐縣邵家大壩各一道約水不得北
徙築徐沛豐碭縷隄一百四十餘里砌八淺
寶應湖石隄共長一千五百七十餘丈建崔
鎮徐昇等四減水壩修復淮安新舊閘壩而
遷通濟閘于淮安甘羅城南以納淮水故道
盡復

鴻防一覽卷之六

河臣潘季馴著

南旺分司主事王元命
濟寧兵河副使曹時聘

校訂 運同陳昂言編

古今稽証

濰州先春亭記

宋臣歐陽修撰

景祐三年秋清河縣災。縣中丞來守泗上。旣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隄。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

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
數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
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
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旣曰
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
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
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
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
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

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
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
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
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
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
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客寄寓皆三
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
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於賓客往來
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

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隄爲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

閱此則知淮漲於泗自古爲然又何咎於高堰也

賈魯河記

元至正九年冬脫脫旣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卽言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羣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

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擇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及是復以一策對脫脫躉其發策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

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
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
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
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
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
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
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詭
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議定乃
薦魯于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

中外命魯以工部尚書爲總治河防使進
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
有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

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稟節度便益興繕是
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
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埽諸隄
成河乃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於海帝遣
貴臣報祭河伯名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
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差賜

丞相脫脫世襲荅刺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
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既爲
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
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
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賈
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懼河患者按
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
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
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

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
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
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
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
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
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
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沙制其
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翔築修
築補築之名有治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

有縷水隄有石甌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
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
制蕪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
找周緝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
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
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
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衆也此外不能悉
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焉其濬
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三百八十里百五十四

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里繼自黃
岡至南北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
步深二丈有二尺以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
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
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
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
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
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
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

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善

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而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只修隄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朔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橛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

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
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
步用土牛葦草稍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
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
十有五步有奇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
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
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
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四里減水河南
岸豁口四處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

於是隄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
十六里百三十八步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
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
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翔築岸上土隄西
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
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
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三
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兩岸埽隄並
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

漢人水工微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
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
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
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
復以竹葦麻縈大綵長三百尺者爲管心索
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
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槩而納之丁
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卽以水工二人
立其上而於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

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
丈餘又用大索或互爲腰索轉致操管心索
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鐵猫大櫪之上以
漸絕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
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
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爲埽臺
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
搖日力不足夜以繼之積累旣卑復施前法
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

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或三丈
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旣滿繫之竹纜
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
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
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
下埽卽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
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候埽入水之
後其餘管心索如前墾掛隨以管心長索遠
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鉄猫或大椿曳而繫之

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
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椿分析
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
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
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
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
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
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
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

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
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疊埽臺
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游修埽堤一長
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攔頭三埽並行埽大
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
絡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
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
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
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

尺通高七丈并剏築縷水橫隄一東起

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
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
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
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剏岸土隄東北起
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
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山
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
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

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舡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筏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繩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繩用舡身繳繞上下合牢不可破乃以鐵猫於上流硯之水中又以

竹繩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槪上每繩
或種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舡腹畧鋪散草
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
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又於隄前通卷攔頭
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
索繫前埽砸後攔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
亦繫小埽砸前攔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鋼
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
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

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舡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塲圍之具曰轆軸者冗石立木如此櫛壅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冗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隄使夏秋潦水冬春凌潭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

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
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自三十步南岸護
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
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
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
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
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
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
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

處高廣不籌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
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
其用物之數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
六十六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藁
稭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
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
千小三二十艘繩索大小不等五萬七千所
沉大舡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三百
三十有四竹篔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種石

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

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楷扶

椿鐵又鐵弔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

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

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舡渡船下椿等

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

爲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

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

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

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
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押水水
積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硃然維持夾輔
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
所就如此立之言曰是役也

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上
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
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
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

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先是歲庚寅河
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河天下反及

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妖
寇乘時而起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
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
之所以亡者實基於上下因循狃於晏安之
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
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
於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

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故今具錄立所記庶來者得以詳焉

閱此則見魯之治河亦是修復故道黃河自此不復北徙蓋天假此人爲我

國家開創運道完固鳳泗

一 一 陵風氣豈偶然哉

都御史于湛題名記畧

或謂海運由浙西不旬日可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邱文莊衍義補言之詳矣近年

言者亦多厭河運之勞而欲舉文莊之策于
顧極言河運之利而欲侈諸臣之功示諸久
遠何也曰海運之法作俑於秦效尤於元祖

宗已棄之策三代以前未聞也文莊計漂溺
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不知
采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
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
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
萬九千六百有奇卽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

石川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
此殘虜之所忍於華人也柰何華人亦忍於
華人哉河運之費費於人所謂人亡人得損
上益下者王者以天下爲家又奚恤哉

此說海運之害最爲明悉故錄之

太常卿柰毅中全河說

洪惟我

國家定鼎北燕轉漕吳楚其治河也匪直祛其害
而復資其利故較之往代爲最難然通漕

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卽以治河合河漕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故較之往代亦最利邇歲以來委寄靡專論議滋起于是有以決口爲不必塞而且欲就決爲漕者不知水分勢緩沙停漕淤雖有旁決將安用之無論沮洳難舟田廬咸沼也是索途于冥者也又有以縷堤爲足恃而疑遙堤之無益者不知河挾萬流湍激異甚堤近則逼迫難容堤遠則容蓄寬廣謂縷不如

遙是貯斛于孟者也又有謂海口淺墊須別
鑿一口者不知其海口不能容二瀆乃二瀆
失其注海之本體耳使二瀆仍復故流則海
口必復故額若人力所開豈能幾舊口萬分
之一別鑿之說是穿咽于脅者也又有謂高
堰築則泗州溢而欲任淮東注者不知堰築
而後淮口通淮口通而後入海順欲拯泗患
而訾堰工是求前于却者也它如絕流而挑
方舟而濬疏渠以殺流引洫以灌溉襲虛傳

之談而情時宜之窾者紛紛藉藉載道盈廷
至于約奇之士則又欲舍其舊而新是圖于
是有泐膠睢三河之說焉不知旣治河而又
別治漕是以財委壑也又有興復海運之說
焉不知歲用民賦而又歲用民命是以民委
壑也嗟嗟謀窒于路則三年靡成回車于岐
則千里坐失又何惑乎漕幾成陸而民胥爲
魚耶然諸爲前議者豈故好是鑿且奇哉總
之不達于水可攻水之理耳蓋黃河之性合

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滌而疏通緩則
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逆而難以水力
治之則順而易今太子少保潘公屢膺河寄
洞炤委原才諳精誠並稱絕世爰偕故右都
御史江公决筴上

請事悉具兩河經畧疏中大都盡塞諸决則水力合
矣寬築堤坊則衝决杜矣多設減壩則逆堤
固矣并堤歸仁則黃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閘
壩則淮不束注矣堤柳浦濠西橋則黃不瀆

浸矣修寶應之隄濬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
通矣故自告竣以來河身益深而河之赴海
也急淮口益深而淮之合何也急河淮併力
以推滌海淤而海口之宣洩二瀆也急用是
河嘗秋漲而涯畛屹然淮嘗夏溢而消耗甚
速貢賦舳艫若履枕席轉徙子遺寢緣南畝
蓋借水攻沙之效已較然顯白矣若謂水馴
于分湧于合恐其合而湧也則堤址旣遙而
奔騰可恣是寓分子于合矣若謂胡不用濬而

純用築也則築堅而水自合水合而河自深
是藏濬于築矣若謂胡不使黃淮分背而乃
使淮助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後海卽
大闢蓋河不決固自深得淮羽翼則益深是
用淮于河矣若謂河決爲天數不可以人力
彊塞故曰故道難復也然旣塞之後河卽安
濶是全天于人矣若謂胡不創開一渠而拘
拘膠柱爲也則二百年地紀之故道

天儲之懿覩本無庸創而自今復之是兼創于存

若謂開壩之復行旅稍滯然河渠旣奠而行
旅益通何便如之是含速于滯矣記禮者謂
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治河之事良亦類
此是故排河淮非難而排天下之異議難合
河淮非難而合天下之人情難史遷氏曰甚
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則曰甚哉人情之爲利
害也故今日之功非當事大臣暨余等諸臣
之功皆

聖明之功也蓋知河固難而知河之人尤難知知

河之人固難而任知河之人尤難語曰千夫
輿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
人驅而走也使非

聖明之併合河漕而事權歸一也其何能功繫騏驥
之足則難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則難望其
必敵使非

聖明之寬假便宜而不從中制也其何能功蜚蝗蔽
天則農稷不能善稼奔駟曳轍則王造亦廢
馳驅使非

聖明之不惑浮言而私撓必黜也其何能功千仞而
坡則牧豎陵其阜數尺而峭則淩季不敢踰
使非

聖明之嚴懲墮窳而凜莫可干也其何能功空柯無
办則公輸不能以盡虛驚乏粒則易牙不能
以炊使非

聖明之破格折兌而大費不恡也其何能功張鶴以
行賞然後人罔不射計程以齊足然後人罔
不奔使非

聖明之祿敷明允而微勞必錄也其何能功昔晉富平津河橋之賊武帝謂杜預曰非卿此橋不立預曰非陛下聖明不成今日之功良亦類此善乎部疏有云其本在

明良之相遇其機在賞罰之必行真識體之論哉後之治河者其尚仰體

君相任人圖治之心俯警河臣嘔心腐舌之意相與踵而行之期于勿壞勿以事既卽安而玩愒勿以功非已出而更張如周郊之有陳畢

始協心如漢法之有蕭曹寧一作頌如此
漕河之允翁當與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祚同垂罔極也斯豈非

國家甚盛隆事哉斯豈非

國家甚盛隆事哉余嘗爲侈大贅筆于簡作左

契焉

此篇獨悉順治之法故錄之

隆慶六年工部覆止泲河疏

題爲河道工完水消懇乞

聖明申飭總理憲臣及時計處經久長策以裨新運
以免後艱事該左給事中雒遵題據山東分
守叅政等官劉孝等呈據兗州府知府等官
朱泰等勘得自馬家橋微山赤山呂孟等湖
起葛墟嶺下止一段計水面長三十里該挑
口濶三十丈底濶七丈除水挑深一丈八尺
與馬家橋河底相平且本河水來自薛河上
下及東山一帶山水五六月水發之時勢甚
漲漫縱築土堤不免衝決工程最難葛墟嶺

頂起至曹兒莊天齊廟止一段計長二十里
該挑深六丈一尺五丈二三尺不等方與馬
家橋河底相平岸旣高峻若非斜坡恐致傾
墜凡鑿深一尺必須兩岸各開二尺斜作土
磴以便人夫上下連岸占河身七丈共該挑
口濶三十一丈隨經委官部領人夫七百二
十名於嶺頂開鑿一工自隆慶五年十月十
八日興工長十丈濶雖八丈除兩頭斜坡實
止濶三丈五尺四丈不等至十一月十七日

止計二十九日用過人夫二萬八百八十工
工食銀六百兩僅挑前工上有黑土四尺下
多砂石二三尺不等層靠又係疆土以下紅

砂石層層厚一二尺不等歛鑿難施俱用鐵
鍬石木等錘開鑿深淺不等深處二丈五六
尺淺處二丈二三尺以下砂礪石愈加堅

硬內有東西墜工泉水湧沸急流有聲厚水
之工更多前項工程以下再挑二倍方與水
平相等較之先做一分尤爲加倍一則高下

出土之難二則晝夜撒水之苦實難開鑿自
十二日至十六日止計五日厚水方纔見底
及至動手天又將晚經過一夜水積尺餘無
計可施自嶺頂東南至天齊廟沿路又挑四
工長濶各一丈掘至二三尺下俱是礧石泉
水湧出隨徹隨盈十夫做工十夫徹水尚不
能勝再掘尺餘礧石愈大泉水愈多據此二
十里岡嶺若強欲開鑿其貲費不可以數筭
也又嶺下西路自利國驛起由郝家莊中心

溝至曹兒莊止計一段長三十八里地勢雖少卑窪但郝家莊後一帶兩邊近山掘試俱係連根青石尤難開鑿無容更議曹兒莊起由大房嶺至棗兒莊小房嶺止一段計長一十八里原無河形該挑深三丈八九尺不等口濶三十丈在于天齊廟前挑試一工長濶一丈挑至二尺以下卽有礮石大者如升斗小者如鷄卵層疊堅硬不能用鋤惟鑿可施一鑊不能竟寸石內泉水湧出終日撒打雖

盡夫役開鑿愈甚艱難大房嶺前微有窪水
棗兒莊見有小溪濶一二丈水深六七寸不
等中間挑試四工礪石泉水難鑿同前又據

鄉民郭相等同稱伏秋大雨山水泛漲平地

成湖冬春露地逢見河形小房嶺起至萬家

莊彭河頓家莊止一段計長一十八里見有

河形口濶四五丈深一二尺尚該挑深二丈

二三尺不等濶一十二丈不等自萬家莊挑

試一工長濶一丈掘至二尺下俱是礪石用

鑿開掘僅入半寸兼之泉水湧發徹取不及掘石水中極爲費力彭河口以下挑試二十工二三尺之下掘石徹水工力艱苦較前尤甚頓家莊起至侯家灣止一段計長二十五里河濶七丈水深二尺六七寸不等該挑深二丈八九尺不等在於頓家莊以下挑試七工挖至二三尺俱是砂礫石鑿不能入俱難用工等因該各道先後叅勘得湖嶺浩廣計開鑿之功何止於十年水石堅深等用工

之夫終疲乎三省工費不貲竟難就緒等因
又據徐州兵備等官副使馮敏功等呈據淮
安府知府等官陳文燭等勘得山東地方侯
家灣起至岔河口止一段計長四里零六十
丈水深一二尺不等大二里一百四十丈石
露水面一里零一百丈有浮沙下俱平底大
石隨委官於隆慶五年十月十九日領夫一
千名在於彼處興工河底有石走砂引水難
以用工先開月河一道改水流行隨於原河

有石處丈量一段長十三丈濶十丈打壩斷
流分爲六工每官各做長二丈二尺濶十丈
各將工內撼動大小浮石盡行扛擡兩岸河
底俱係過河青板大石又取石匠四十五名
各用鐵鑿油錘打鑿數日僅及寸工至十一
月十三日止計二十四日共用過夫匠二萬
五千八十工銀六百九十七兩時日旣久工
力徒施委難開鑿又勘得岔河口起至楊家
林止一段計長一里零七十四丈有露面六

石數處自楊家林起至李家道口止一段計
長七十九丈錐探砂石相兼李家道口起至
良城橋止一段計長一百七十六丈徧河俱
係露面大石於橋東岸挑試一工長濶各一
丈深八尺下係大石又於橋西岸挑試一工
長濶各一丈深一尺下亦係大石良城橋起
至馬蹄灣溝口止一段計長一里零一百一
十丈挑試一工長四丈深濶一丈底有走砂
難以深入溝口起至水靜溝止一段計長一

里零三十八丈內有截河大石寬廣深厚餘
俱砂礪於截石兩旁挑試二工土下二尺俱

見大石又共挑試一工長十五丈濶二丈深

一丈錐探底有大石水靜溝至泐口橋止一

段計長九里零五十八丈俱係泥土挑試一

工長四里零二丈深一丈底有走砂隨挑隨

陷而苦加深岸必傾覆且據鄉民胡觀等稟

稱每年夏秋各山水勢驟發高至數丈居民

房屋常被衝蕩且兩岸地勢高阜旣不可張

水門又不可開水櫃諸水會集難以防禦
船之害勢所不免實難開鑿又自泃口橋起
至譚家園止一段計長三里零九十丈河形
見濶一十四丈水深七尺除水仍該挑深一
丈四尺自譚家園起至王史舖止一段計長
十二里河形見濶一十四丈水深四尺除水仍
該挑深一丈四尺王史舖起至瓦子埠止一
段設長十里河形見濶十二丈水深五尺除
水仍該挑深一丈三尺瓦子埠起至齊家莊

止一段計長二十里河形見濶十四丈水深
四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二尺以上河身土
砂相兼雖可挑濬但譚家園下有營河一道
內多滾沙每遇山水泛漲乘水擁至易於淤
塞又有成字河一道夏秋奔流易於衝射終
爲河患又齊家莊起穿蛤鰻土巨連汪等湖
至具象下止一段長六十五里湖心原係積
水舊江其餘皆係滄浸民地水深五六尺不
等較測水平比之上源河底尚高一丈三四

尺北有蒙陰營河淤口成子河諸水瀾漫浩
蕩非築隄不可成漕灘窪不平非挑濬不能
通運然挑河於巨浸必不能固須下椿捲埽
且取土於數里之外况沂河之水每遇陡發
衝射甚猛今欲築隄恐亦難捍又杲家
口起至直河口止計長二十一里零四十五
丈中間周湖柳湖水勢相聯渺無涯岸然深
處止四五尺比之上源河底尚高一丈二三
尺必須更加挑深方可通運今湖坡之內蕩

然一壑水將安徽又須多用椿草高築隄防
今四面皆水無從取土雖議用小船裝載亦
覺道路艱遠難計工程况泲河出直河口復
歸黃河則平昔險溜處所尚未盡避或遇黃
河暴發則直河出口之際難保不淤是又不
能無慮也等因該各道先後叅看得前項工
程築鑿之費旣已不貲而衝溺之虞有難預
料雖耗公家之巨蓄難收運道之全功等因
通呈到臣臣與催運御史張憲翔勘議得微

山赤山呂孟等湖各官同稱水中難以築隄
臣獨爲勢不甚難使鑿葛墟嶺以洩正派開
地浜溝以散餘波則其堤尚可築也但其工
不得施於葛墟嶺未開之先泃口鎮至齊家
莊一帶見有河形水亦可舟工夫省力莫此
爲最蛤鰻周柳等湖雖滙水汪濊倘濬導下
流瀦水亦能漸去使無葛墟嶺侯家灣良城
山假以年歲不惜貲費濬河築堤以通漕艘
雖不能盡脫宿遷以下黃河之害將不可避

徐呂二洪之險哉無奈葛墟嶺高出河底六丈有餘開鑿至二丈以下未及其半下卽有礮石水泉湧出有聲侯家灣良城等處雖有河形流水水底俱有過河板石兩岸又多露石參差石在水中旣不能火煨又不得錐鑿其勢必不可成功縱成功亦不可通漕昔先漢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爲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遠若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

張卬拜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至今論者不韙侯家灣良城一帶伏石根盤不斷脉串二洪縱令形河再深丈餘亦水湍石也葛墟嶺設使可開舟運於六丈之下人牽於六丈之上勢豈可漕耶且葛墟嶺緊防南北通衢去徐州洪僅七十里前人鑿洪之時諒必經歷此嶺諦較難易豈肯舍此易開之嶺而苦鑿難開之洪哉故諺有之曰寧鑿二洪不開一

嶺此言雖俚可稽實難又恐蛤鰻周柳諸湖
築堤水中工費無筭然葛墟嶺侯家灣良城
一帶上源山石旣不能開鑿湖中築堤豈能
通運况運道借用黃河已經百數十餘年見
今復安故道時加修防可保無虞漕規一加
整頓運船亦自蚤能如期過洪入閘其襪甚
易又何必過費苦役以復開泃河哉再惟該

部

請開泃口河渠者思遠避河洪固爲保運之謀也臣

愚

請止開泃口河渠者恐枉費財力功緒難成不敢取
誤

國之罪也但該部得於所聞臣愚本於所見又親
嘗歷試尤爲的確伏乞

敕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有據覆議題

請行令河漕官益修已安之運道大振久壞之漕規
預止無益之工程愛惜有限之財力庶

國計人情永爲便利等因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張憲翔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該本部看得泃口之議起於都御史翁大立蓋當黃河衝決之時漕運阻塞之後博采羣議開陳此策一時人情洶洶咸謂舊河難恃本部亦見頻年治河所費不貲而阻溺之患歲不能免旣經都御史翁大立題有前議相應及時查勘續爲題

請荷蒙

皇上軫念

國儲

特差臺臣勘議復因科臣查勘工次再那叮嚀無非多方講求欲爲

國家建長久之策今該科道諸臣奉

命查勘躬親探謂泃口必不可開具題前來所見必真但事關軍國大計不厭詳細卽今本部尚書朱衡奉

命經理河工見在地方合候

命下移咨本部尚書朱衡會同總理河道都御史萬

恭虛心再加查勘務求的實果如科道諸臣所言難以開掘別無遺議徑自具題施行

萬歷三年工部覆止泃河疏

題爲河身淤墊運道可虞仍開泃河以圖永利事
該工科都給事中等官侯于趙等題據山東
叅政馮敏功等呈稱行委兗州府同知等官
樊克宅等會勘得自泉河口水而至性義嶺
頂從低至高二丈四尺五寸又加挑下河身
一丈共挑嶺頂深三丈五尺爲止其嶺頂

夫試挑稍下卽有砂礮俱用鑄鑿鋤斫隨
碎起泉水湧浸又侯家灣水面巨石參差
以施工隨向陡溝至岔河口迴避處所下有
伏石未能逆料自性義河至岔河口共低四
丈四尺總計泉河口挖泥作隄之工十里琴
溝以下開河全挑之工二十三里七十丈性
義嶺嶺之工十一里七十丈嶺西開河全
挑出本四里巨梁橋東因河挑挖之工三十
一里彭河以下隨河刷濬之工三十一里臺

兒莊以下迴避至岔河口全挑之工十三里
合用人夫并攔湖截水防潦築隄建閘建壩
工料通共用銀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一百八

十二兩一錢又據南直隸委官淮安府通判
蔡玠等會同探測估算大約自性義嶺至陵
城湖上高於下自陵城至大河口下高於上
合計窪地夾隄爲河者該一百九十二里五
十丈平地挑土成河者該三十七里零一百
二十丈因舊河身而拓開成河者該九

里其良城以至馬蹄灣石隱水底今放乾河水則河底板石露出計長五百五十丈共計河面濶二十丈底濶七丈估議石匠五百人夫三千名期以二年鑿深然皆非人所嘗試之工臨期果否報完亦難逆料此外所可慮者則有大河口倒灌之淤山水暴漲之患今自大河口探測水平浪石以裏頗爲窪下見今黃水灌入從此旁流溝渠分洩入海山水自沕口而下至邳徐桃源率由東北以趨黃

河今開河欲遠黃流悉在諸湖之北誠恐開河之後山水勢必奔湖計非橫過運道無路以達建閘修隄築壩防禦之策所不容廢也總計挑河築隄建閘通共用銀二百六十三萬一千五百二十六兩六錢一分等因到道該各道會勘與前相同總計工料共用銀三百九十七萬六千七百八兩零如果黃河必不可用故道必不可復

國家運道別無他路可通則泃河雖有崎嶇之

勞費之大亦萬不得已而當竭力以圖之矣
但今日之計旣欲修治黃河以紓目前之急
則力有所分勢難並舉其施爲緩急之序非
各道所敢擅擬也等因到臣該臣與工部郎
中張純會同河道都御史傅希摯僂運御史
劉光國親白復勘得地勢水源開築難易大
畧與該道所呈無異諸所稱難亦人力可爲
非終不可成之事使此河果有利無害或利
多害少可以一勞而永逸則當斷以不疑毅

然舉行穿山鑿石夾湖改水築隄建閘百凡
艱難皆所不辭財用人力亦不足惜但臣等
反覆思維作事當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爲
謀貴審之於始而慮其所終我

國家資河以爲漕治河卽所以治漕也使河水安
流漕亦永利又何必別爲漕計今惟黃河口
漸淤墊奔潰遷徙勢所不免兼之二洪爲險
茶城多阻皆自來爲漕患者傅希摯曰擊其
艱焦勞爲計因節年未定之議爲通漕善後

之策意以此河一開則清河以北夏鎮以東
一帶六百餘里黃河可遠二洪茶城可避漕
可恃以無恐策無便於此者若不論漕之大
勢而止論一節不遍履地里始末而止據人
言鮮不以爲萬全之計也孰知今所慮者慮
河之決也萬一南決淮揚則南無漕矣北決
豐沛則北無漕矣南北有一於此中間加河
一段將安用之不可一日無漕則不可一日
不治河也河乃漕之大勢治河可以兼漕加

特漕之一節開泲亦須治河是治河爲急開
泲爲緩理勢之的然可見者也臣等詢之河
臣及瀕河居民僉謂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
里自來河道無恙若於此段別創一河則逼
近黃河其患易侵卽使高厚其隄亦難保其
不衝與其創新河而倍加隄防之費孰若仍
舊河而獲不勞之逸是此三百餘里者似無
賴於泲當仍舊貫不惟省無益之作而落馬
等湖黃水之灌與大河口倒流之淤皆不爲

爲我害矣惟自徐呂至直河上下二百餘里
誠恐河衝蕭楊則涸二洪衝睢寧則淤邳河
不得已而開性義嶺以通沭河又必使良城
石不爲險豐沛水不能衝則沭河二百里斯
爲全利藉此二百里之利以避二洪邳河之
害方爲得計此先年河臣建議止欲於直河
出口者蓋有見於此耳今仍議開至直河出
口如該道所估可費一百五十餘萬金與其
通開五百里之遠利少而害多孰若止開二

百里之近省費而有利之爲愈也臣等竊以爲直河而下斷在可已直河而上猶所當講者也特開鑿良城工力難以逆料改口直河尚恐有似茶城此又所當慎重而不可輕率者若遽請

內帑輟典大工恐有後艱咎將誰執合無先用在官徭夫動支河道官銀用資犒賞先鑿良城石工以開難克之工程預修豐沛隄防以杜賁水之東注俟二工俱有次第然後照法疏濬

開條欵議興前工則始無輕舉而終可底績
誠爲思患預防一策也等因具題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部看得工科等衙
門都給事中等官侯于趙等題稱會勘泃河
事宜自泉河口起至大河口止五百三十餘
里內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自來河道無
恙無賴于泃斷在可已惟自徐呂至直河上
下二百餘里猶所當爲約費一百五十餘萬
金特開鑿良城工力難以逆料豐沛河決猶

慮灌入要先鑿良城石工預修豐沛隄防然
後議興前工各一節爲照治河無上策惟避
之似爲得策然亦在視爲患之淺深權利害
之輕重而已事當改作者固不可憚惜勞費
計在久遠者尤不可苟延目前徐邳以下河
身淤澱日高二洪水流無聲都御史傅希摯
慮恐如近年邳河之變則咽喉梗塞故議開
泇河以備不虞其爲計至深遠也今據都給
事中侯于趙御史劉光國等勘稱自直河以

二百餘里斷在河色無容再議外惟自後
呂直河口上下二百餘里可開以避二洪邪
河之害會同工程難易并合用人夫錢糧俱
有成數及查原委各道府縣等官原議大約
以正河有目前之患泐河非數年不成故以
治河爲急開泐爲緩臣等再三思惟目今正
河尚可支持若不早設預備之策是猶作舍
道廢終無可成之日患至而憂無救于患所
據二河工當並舉自不相妨再查傅希摯原

勘良城伏石七十五丈馬蹄灣不滿五丈
僅八十丈今科道諸臣勘得良城至馬蹄灣
舊因石隱水底露面不多今放乾河水起去
河面浮土萍草則河底板石露出總計有石
之地長五百五十丈比原勘多四百七十五
所以詳請勘量良城之功然後次第興工
無遺慎勿誤於功出萬全之意相應繕行
處恭

今下木部移咨河道都經史傅君學一函轉奉管河

副使郎中主事等官加意正河時常巡視其
處縷隄卑薄當加修築某處河身窄狹當築
遙隄此外別有長策虛心講求合用錢糧俱
於河道原額徐州洪儀真開船稅等銀從宜
動支務堪保障一面又參能幹官員儘用在
官徭夫河道官差和良城伏石設法開鑿果
見無甚艱阻卽將前工照依後開條欸次第
興舉庶謀於其始而審則終可無悔計其所
利者多則爲無不成非徒漕道永賴而錢糧

亦不致妄費矣

此二疏泃河不可開之故甚悉故錄之

隆慶五年工科題止膠河疏

題爲漕河淤塞糧運艱阻乞開濬新河以便儲運

以圖久安事據萊州府知府楊起元揭稱會

同濟南等府同知等官牛若愚等親詣膠州

麻灣等處南自龍家屯北至海倉一帶勘得

龍家屯四里三十步水淺不過四五寸每日

潮至不能打壩斷水難施挑濬之工庫

里有大沽河橫衝帶沙淤塞河雖挑深一遇沙淤前功盡棄韓家口六里二百四十步俱彌漚沙石此處苦難撒水不便挑濬又准青州府推官張集勘得趙家口起至杜家口止長十餘里水深一二尺河底俱係岡勾石且有大有者若欲深鑿極爲費力自杜家口至吳家岡三里餘係小沽河口橫衝細沙恐難壩治吳家岡至譚家西南新口止共七里俱有淤沙岡石其沙皆係白河水帶來譚家西口

至分水嶺共九里白河全無接濟旱則先乾
澇則衝決又准萊州府推官岳凌霜勘得窩
舖分水嶺至楚家口十里中多流沙楚家口
至集驀灣五里有餘北岸現河口夏秋雨多
卽有大水帶沙入河冬春乾涸董家莊至陶
家莊四里餘內有岡石一遇秋雨泊水湧入
無雨則乾又據掖縣知縣趙欽湯勘得周家
莊至秦家圈泊水衝開溝口數道值雨則泛
漲無雨卽乾涸並無泉源引導河底俱有

石又據高密縣知縣李尚賓勘得謝家口至
玉皇廟約一十一里至于閘內沙石相半挑
濬工費比之他處頗大自謝家口起至楊家
圈止河岸水勢似有端緒說者謂新河可開
或觸目于此耳又據黃縣知縣王中達勘得
楊家圈至新河閘面比之南邊一帶雖漸稍
寬欲西引濰河但勢已近海引之無益况濰
河地勢返下難以引入昌邑又居濰河下隰
所當詳議又據滋陽縣知縣王璇勘得新河

閘至海倉流沙壅滿難以行舟挑濬工程頗
大新河閘係東省通衢凡經過見者起問此
新河議開之端由于此耳又准青州府同知
程道東等量得濰河韓信壩口河中到於東
岸高三丈四尺若濬溝撤水必幾四丈迤東
間有高阜處所將不止於四丈矣濰水難引
委爲的確又准浙江嚴州府同知李學禮等
帶同監生崔旦勘得分水嶺挑濬二尺之下
俱是岡石五尺下卽是糜沙挑之九尺六十

隨卽坍去四尺緣糜沙力軟不能承載見
崩塌又據青州府同知程道東南陽府同知
李元芳等隨同監生崔旦募夫到於分水嶺
口迤東南老地周圍開鑿二丈有餘上層至
岸堅土四尺中層岡石五尺仍將岡石以下
加挑四尺有餘俱是鬆軟糜沙旋挑旋墮工
役難施等因到職該職勘得引水接濟雖東
有大沽河西有濰河二水稍大亦係有源但
一則南入麻灣口難以挽而西一則西隔百

有餘里難以引而東若欲兩河通貫必深以六七丈使得兩平寬一十餘丈始免崩岸然經費非百餘萬程限非五六年不能成也其功可輕言耶等因到臣看得所呈中間恐有承委各官踏勘不的捏調虛文草率了事爾同背異意見靡協遽難輕信又經案行守備海右道叅政劉孝副使潘允端親詣覆勘去率謂隣河無可導之泉建閘無可蓄之水深鑿河身使海水南北貫通但分水嶺等處

較之海面積高六丈委難崩濬不敢附合以
干欺隱等因到臣臣會同巡撫山東右僉都
御史梁夢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覆
勘得分水嶺係新河命脉舊名王乾壩昔年
王副使欲開河先於此相視因惡王字與姓
同乾壩乃無水識遂易云分水嶺至今土民
猶呼王乾壩其實河岸俱有八九尺河身沙
泥淤積較兩頭差高非岡嶺之嶺也募工鑿
驗三尺以下皆岡石小塊無有頑石至一丈

則皆流沙旋挑旋潰用力頗艱此處止有白
河一道二三寸細水流入新河一股往西北
一股往東南僅寬一步已經各官踏勘水源
本來微細然新河之開須是借水以濟今現
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雖接新河卽今
乾涸低處稍有積水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
源僅得一線沾河停蓄之水有三五七尺亦
多行潦漬積查其源頭亦細况地勢東下
能北引以達分水嶺且陳村閘以下更

滂水溢俱從此河衝入新河流沙淤積爲河
夫害前人云欲開新河當先治沽河不然未
受水利先受水害况敢引之而入乎縱使諸
水可引不論地勢不慮沙患然亦不過數寸
之水安能充足二百里全河之用執此以論
諸河之不足資審矣今人皆云新河易開者
止見沿河一帶卑窪處積水有一尺二尺三
尺者高淺處有二寸三寸四五寸者若將高
淺處挖下則水自通深不知卑窪水積者以

下流高淺壅滯故停蓄耳若將高淺處濬深則蓄水流行流則無源必竭安能積聚執此以論蓄水之不足恃的矣又因登萊二郡士民往返新河閘上見河形稍寬海水潮入一二尺遂謂全河皆然不知迤南十里餘河之寬狹水之淺深迥不同矣有獻引濰河之策者濰河在高密縣之西離新河一百二十餘里中間高嶺五層難於挑引及量濰河東岸三丈四尺方與石平石高九尺方與水平

石岸甚高已難挑濬况道里甚遠高嶺甚多
誠如各官所稱雖竭盡財力終難濟事執此
以論濰河之不可引明矣夫新河之開必借
濟於旁支之水水旣無可借河決不可開此
有目者所共睹卽執拗如崔且輩視之亦俛
首嘆息而已且崔且昔年所刊海運編請以
一丸泥破之東塞沽河西塞濰河今因無水
又獻策東引沽河西引濰河及委踏勘濰河
則又具呈回稱委實難引夫以一人之言而

前後牴牾懸絕如此以一人之見而旬日之間悖謬如此則新河之說皆游談而鮮定論益彰彰著矣臣又籌之新河無水以濟無泉可引固矣然南北兩頭海水相接中間三百里河身又與海相通旁水固無可引海水獨不可達乎若將河身深濬廣開較海面更深數尺俾海水灌入停蓄亦可牽引舟楫縱工力繁難財費浩大亦須估計的確開說明白以曉示後人以杜絕後議復委各官帶領打

水平匠役沿河計筭丈尺以憑估計據各官
所稱南自陳村閘以至分水嶺積高二丈九
尺八寸北自周家莊以至分水嶺積高三丈
九尺八寸復委同知李學禮等并監生崔旦
募工鑿試濶四丈深三丈五尺隨據
學禮等囊沙回稱挑濬一尺之下俱是岡石
五尺下卽是糜沙挑至九尺六寸隨時塌去
四尺此河絕無能爲矣蓋糜沙力軟不能承
載崩潰甚速流淤不常滲漏亦易故耳是新

河以上視之水源不足旣無盈尺活泉可以
引濟則全河之血脉已澁以下驗之糜沙不
堅又易坍塌乾漏難以持久則全河之軀腹
已虧茲二者皆修河大忌也縱費帑金百萬
開之何裨於用縱引海水數尺蓄之胡可以
保則元史食貨志所載勞費而無成

國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王副使以後屢行奏
勘而未興厥工者始得其真矣再考元益都
田賦總管于欽山水纂文云至元初萊人

演建言首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自東南聯
西北鑿陸地數百里欲通漕直沽海口數年
而罷余嘗乘傳過之詢土人云此河爲海沙
所壅又水潦積淤終不能通徒殘人耳卽此
則彼時已議其非矣何今人之不審耶

萬曆四年工部覆止膠河疏

題爲漕渠可虞議開新河以永裨

國計事本部會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
堂上官六科十三道各掌印官尚書張瀚等

看得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棻題稱南海口地方有積沙橫絕中流已從古路溝另開十一里許以避此沙又議於新舊河水之交橫建一閘俾浮沙不入北海口一帶築隄五百餘丈以約水障沙分水嶺一帶試開一處深至三丈以上通水甚難因而停工自王家邱至船路溝另開七里爲一便路此處白河一道適當分水嶺之衝議建閘壩以遏之仍引水爲用及造船之式欲以侍郎王宗沐海船爲

準而稍儉其制載糧三四百石納水三四尺
河海並行永永無患要動用原奏留銀三十
萬其餘銀兩另行細估補發巡撫李世達題
稱試過三工俱已的無可行潮水引泉俱不
可恃乞將二臣回部管事巡按商爲正題稱
淖沙爲梗海水難通及又揭稱淖沙難去丈
尺難據工程難計沙石難去潮水不足恃引
河不足濟海運難行乞

命二臣回京河工卽爲停止各一節議照尙書劉應

節侍郎徐栻建議新河要捨故河而尋便道
在于匡家莊一帶開濬以通海爲主蓋兩海
相貫則河渠充滿海舟直達於河由河復入
于海往來無滯誠爲得策隨該二臣改議黃
阜嶺又改船路溝今却於分水嶺開試勘稱
河形太高而海最下勢不可通遂議及乘潮
導河障沙造舟等事意在多方求濟大約以
兩頭所恃者潮南自麻灣以抵朱鋪凡五十
里北自海口以抵亭口一百八十里皆可通

潮巡撫李世達却謂南潮止及陳村關
口二十里北潮止及楊家圈距海口六十里
間或至朱舖亭口者蓋一年之內有大風迅

烈潮流疾速則然不可以爲常也且潮水倏
焉而長倏焉而落落則未免守候耽延踰時
况潮之所及爲有限乎潮不足恃明矣又以
中段所恃者張奴河至膠乃最下之地爲秋
潦所歸十月以後日漸消耗至春月泉脉微
細適糧運湧到之時雖置櫃建閘以時啓閉

終不能使之源源而來滔滔不竭也至謂自
河流沙爲害議建壩二座以遏水之入而謂
水流壩下引以濟河秋漲水經壩上則沙必
與水俱入而謂內以停沙又皆臣等所未喻
也河不足恃亦明矣兩海口地方各有淖沙
至謂爲淺沙客沙亦能爲害全河長亘二百
七十里內沙洲頗多自王家邱至船路溝七
里雖爲便路其下有沙與否亦未可知沙在
海中者潮水湧進沙必隨之而入沙在陸中

者疏濬所及沙必隨之而出雖土沙中半可蕩盡而沙則下沉日積日多愈挑愈有固非祛除所能絕亦非隄閘所能障也乘潮導河皆無足恃沙多水淺置舟則膠雖稍儉其制載糧三四百石亦非淺淺者所能勝也剝淺易舟建倉等議必將復起尚書劉應節亦謂善後之策難以逆覩竊恐所謂利者未必利而害將不止于什一矣

國家舉事固不嫌於導河若無裨漕計亦奚以導

河爲哉今以百萬之銀驅數十萬之衆而希冀不可必成之功殊非萬全之謀亦非二臣建議之初意也且尚書劉應節原奉

明旨會同徐枋等并該省撫按官虛心計議先將難處開濬試驗果否的有可行今撫按官李世達商爲正俱各親到地方公同開濬試驗而執論互異如此則劉應節所謂爲而可成或而可恃者詢謀原未僉同事體委多窒礙應停罷以省勞費

此疏膠河不可開之故甚悉故錄之

修鑿徐州中洪記畧

四明陳穆

鑿洪匪以徼功不得已也嘉靖庚子冬河決
亳州明年辛丑徐州雲集橋流塞於是百步
洪漸淺舟楫上下悉由中洪而裏外二洪遂
以湮棄顧茲中洪年久不用疏鑿罔施巉石
旁羅利於劍戟又其下多大石盤据橫突隱
見於波濤之間激飛湍而鳴雷霆者無慮數
十塊舟一不戒而杵其上焉磨曳斯須輒敝

壞而不救蹇余不佞叨職茲洪目擊厥危每
爲嗟悼思有以鑿去之而未暇也適是歲冬
河凍夫閑可以興役廼召夫總甲劉福等諭
意衆咸樂從今年正月癸未卽毅然舉事募
匠糾夫擊牲釃酒躬親勸督萬夫子來晝夜
洗洗並手偕作諸凡門限中方等石剗削殆
盡費銀凡四百兩是則請于萬安郭公守衡
而動支本洪歲辦草束折色不絲粟于於民
焉修鑿告成險阻以去洪流深緩牽路砥平

一時軍民商賈翕然稱便鐫石而載之言聊
以志歲月云爾嘉靖壬寅秋九月記

疏鑿呂梁洪記畧 國子監祭酒華亭徐階撰

我

國家漕東南之粟貯之京庾爲石至四百萬其道
涉江亂淮溯二洪而北又沿衛以入白然後
達於京師爲里三千而遙而莫險於二洪二
洪之石其寧且利如劍戟之相向虎豹象獅
之相攫犬牙交而蛇虬蟠舟不戒輒敗而莫

甚於呂梁吏或議鑿之其旁之人曰是鬼神之所護也則逡巡而不敢嘉靖甲辰都水主事陳君往蒞洪事惻然言曰古之君子苟利於民則捐其身爲之矧里巷之浮言其不足聽蓋審而以罷吾所當爲是厚自爲而爲民薄也遂以二月二十六日率其徒鑿焉衆亦聞君言以爲仁也咸怵以奮閱三月怪石盡去舟之行者如出垣途於是洪之士民來請余記始君爲諸生余幸識之常與言萬物一

體之學君欣然受焉不意其果能行之也
故因君推本而記之石君名洪範字錫卿辛
丑進士澗之仁和人

今將洪內鑿乎獰石丈尺數目列于碑陰

第一處飲牛石在洪上口北岸納水去處長七
丈三尺濶七尺高三尺六寸突出洪中最碍
洪口凡下水船隻少失迴避必然粉碎今鑿
去石五百一十二塊

第二處癩蝦蟆石其狀甚惡船隻難避原長五

丈濶一丈五尺高五尺三寸打去石四百三十二塊

第三處壠子石如覆釜狀逆流碍舟長四丈九尺濶一丈七尺高三尺一寸打去石三百二十五塊

第四處放籬頭石長四丈八尺濶一丈四尺高三尺四寸上水船到此船纜必須先放籬頭方不相碍少遲多致重損打去石二百八十七塊

第五處飛簷石三處如屋簷飛出之狀共長
丈八尺濶七尺厚三尺下水遇有微風船到
其上必然粉碎今已盡行鑿平去石三百一
十二塊

第六處門檻石在洪咽口兩崖激水急溜上水
至此稍有不慎船自撞激衝淌今南北口各
打去石二尺卽今放船如履坦道

第七處楊家林上首獐石共長七丈七尺濶二
丈高五尺三寸當洪灣曲迴溜之處下水船

隻但遇猛風掃灣傷船實多今打去石二百
五十一塊

第八處楊家林下首礮石共長五丈三尺濶二
丈二尺高四尺三寸今打去石二百一十五
塊今已悉平

第九處打舵石在洪中心碍洪傷舵常被撞沉
今已打去圍圓仞餘大石三處

第十處暖泉石三處在洪東岸轉灣之處被崩
避難共長三丈二尺圍圓高五七尺不等

已打去石五十三塊

第十一處礮盤石二處在洪中心致水旋轉
曰礮盤船若至此夫力少有不加必致沉溺
今已盡行打訖

第十二處螞蟻窩石三百餘塊如羣螞聚窩之
狀每塊圍圓數尺高四五尺不等星分羅布
當洪之中爲害特甚今分工打去大石九百
三十九塊

第十三處滑皮石四處在洪心每處約長八九

尺濶六七尺高四五尺不等上下船隻挽簷傷人溺水今打去石四十八塊

第十四處小轂輪石獐利長三丈濶一丈高三尺今已打去

第十五處大轂輪石在洪心東岸迴溜之帶下水船隻忽時遇風刮撞無不沉沒石長五丈濶一丈六尺高五尺今打去大小轂輪二處石共九百八十三塊

第十六處紅石頭當洪之中石極堅峻圍圓七

尺厚三尺七寸一遇水漫船戶迴避不及
機沉漏無日無之打去石五十七塊

第十七處昏魚石峻峙三差爲害匪細長五丈
三尺濶二丈高四尺二寸盡行打訖

第十八處溜溝石在洪中長三丈六尺濶七尺

六寸高三尺五寸此二石水乘石溜船若少
不存意難保衝激之患今打去石九十三塊

第十九處牛角稍石在洪中迤南長三丈二尺
濶八尺高三尺八寸下水稍有不慎每每撞

灑今打去石八十五塊

第二十處黃石頭在大洪下口緊要堦水之石
仍留未鑿

第二十一處夜叉石取其聳峙水中之狀圍圓
約有二畝尖高七尺水落則突出洪中水漲
則渰漫爲忒石勢險惡橫絕迴避處所少有
不謹日見破舟土人悲號痛楚慘不可言打
去石尖四尺其害悉平

第二十二處等船石三處以其水勢瀰漫之

舟必衝激至此沉沒存以...
也共長五丈濶七八寸高五尺三寸水勢
泛漲漫滄船遇風抗或迴避不及船貨無踪
今打去石峯三尺俱已悉平 陳洪範記

又查得

大明會典亦載其畧人弗之考耳

灑今打去石八十五塊

第二十處黃石頭在大洪下口緊要堯水之石
仍留未鑿

第二十一處夜叉石取其聳峙水中之狀圍圓
約有二畝尖高七尺水落則突出洪中水漲
則渰漫爲忒石勢險惡橫絕迴避處所少有
不謹日見破舟土人悲號痛楚慘不可言打
去石尖四尺其害悉平

第二十二處等船石三處以其水勢瀰漫之

舟必衝激至此沉沒存以...
也共長五丈濶七八寸高五尺三寸水勢
泛漲漫滄船遇風抗或迴避不及船貨無踪
今打去石峯三尺俱已悉平 陳洪範記

又查得

大明會典亦載其畧人弗之考耳